



賜餘堂集卷八

晉陵吳中行子道著

壽序

高中玄相公六十壽序

代呂館師作



隆慶五年十二月某日今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中玄公初度之辰年六十六稱始壽翰林院庶吉士某等爲少師所掄拔甄陶士也某承乏教習將率之往慶焉顧諸士謀所以爲少師慶者某謹拜手頓首言曰惟天生神聖之君開隆昌之運則必有名世者爲元臣碩輔于其間以後先疏

輔衍億萬載基業于無疆而名世者亦克靈承以集  
祐祉爲天命之所顧祐人心之所歸往而頌祝願戴  
當自有不容已者嘗誦詩書所稱述竊有慕于有商  
氏之保衡云夫保者保也上有君焉藉之以爲輔養  
者也衡者平也下有士若民焉倚之以爲程度者也  
蓋調元弘化秉軸持鈞以一人而兼領密勿銓衡之  
任伊尹爲保衡始相湯繼相太甲咸有一德丕式九  
圍而共球駿龐昆吾韋顧舉集于商之庭夫豈偶哉  
道義先定取與不輕任重于先覺先知慮周于匹夫  
匹婦其心固未嘗一日釋也故格天宅師果親見夫

堯舜君民之盛而敷求哲人具訓蒙士且爲國家長  
遠計則其盡平格之實成保乂之休以仰答純佑之  
意永篤駢錫之慶者固天命人心之所共屬者也今  
少師始相 肅皇帝繼相今 皇帝其宅心光

大持已端嚴矢性忠貞蓄謀沉裕若嵩嶽若河海崇  
極淵停固非淺陋所能知尤非贊掄所能悉者雖然  
嘗從少師後窺緒餘而私擬議之竊謂少師所生者  
莘之地也所遇者元良之主也所居者保衡之任也  
所存者若推而納諸溝中之念也所操者一介不苟  
千駟弗視之節也入則調燮陰陽斡旋理道出則品

藻官材劑量吏治經綸獨運權度弗淆凡革其故而  
釐正之起其蠱而振刷之爲耳目可睹記者如辭宰  
䟽以明相職恤京商以悉下情定錢法以一民志辨  
誣獄以彰 帝德慎錄用以飭臣度至于敦尚化  
原指斥僂習盡洗弊俗頽風俾賈譽文奸殉名昧實  
者無所售于世聲教四訖丰采一新百司庶執事莫  
不忻忻然動色生氣者乃今四郊靖謐百嘉忻鬯諸  
酋貢享卽西北虜叩關輸誠爲我 國家二百年來  
所創見亦奚異于共球駿麗昆吾韋顧之集于商哉  
堯舜君民蓋少師其身致躬逢之矣卽若等之所以  
掄拔甄陶者亦尹之求哲人訓蒙士意也少師爲國  
家致明盛且計長遠以建無疆之基則亦以垂無疆  
之聞而平格而保乂式克靈承永集祐祉惟天其顧  
佑焉惟人其歸往焉亦將以綿無疆之美于未艾也  
書曰罔俾保衡專美有商詩曰實惟阿衡實左右商  
王故于少師之辰也誦詩書所稱述者率諸士敬致  
夫頌祝願戴之意

呂南渠相公七十壽序

今皇帝續序御極履端之祀乃少傅呂翁七十初度  
之辰也翁相 肅皇帝十有三年而歸又十有二

年矣當其爲相時天下被其德澤及歸也天下又莫  
不想其丰采蓋以未老之身居不用之地而其所以  
爲具瞻隆望者在朝重在野尤重可不謂聖世之休  
聞臣人之盛際哉翁桑梓之屬文學趙子濟等將圖  
所以頌不朽而祈無疆者授簡問言焉不佞生也晚  
烏足以窺涯涘然仲兄嘗從史氏後幸獲瞻望儀刑  
卽家庭時時誦說固已竊聞之而不佞又辱交于翁  
之季子季子彬彬雅飭能奉翁之教以服于官其望  
雲愛日之誠殷殷也復申趙子意以請遂不敢以不  
文辭謹拜手頓首言曰天地之氣竅于山川而名碩

之生也則山川之靈實權輿之會稽古稱佳勝襟海  
帶江奇巖秀區東南瓌雄之域也其氣之停匯糾聚  
先文正謝公生其間而翁則繼蹟媲美後先炳映抑  
何符也弘治中文正公以宮詹入筦機務矢忠秉貞  
以弼成熙和之治尋還居里中者久之嘉靖初敕使  
存問恩數稠疊及安車載召爲國元臣全節令聞遐  
壽完祉至于今稱盛美云翁弱冠登朝歷清華之階  
雅量淵識曠覽冲懷籍籍爲士林所推服旣典教成  
均作式多士受 肅皇帝特達之知遂簡注超躋  
亦以宮詹筦機務拜相時年齒品秩視文正公相若

也翁乃夙夜圖所以酬答恩遇凡謀猷啟沃翊廟謨  
定國是其協恭贊議者居多 肅皇帝神聖操群

下甚切惟翁始終蒙眷毘諸所敷陳悉稱上意旨出  
而吐哺下士其雍和之度誠休休有容然不與物競  
弗爲勢傾又斷斷無所附麗卒歸于正立朝時節槩  
勲名視文正公相若也乃未竟其用旋返于鄉頤和  
抱素履坦葆真時與其子弟談說詩書道德偕族黨  
觴咏賡酬爲樂于聲勢艷赫世之所沉酣沾滯于貴  
盛之後者泊如也霄鳳遠鴻高翔冥舉春秋七十高  
而神強體康屹屹充充卽少壯弗逮居家時恬愉操

履視文正公復相若也豈山川精奧鍾毓淵涵一發  
于文正再發于翁故淳龐淳固相嗣以興豐茂光融  
歷久滋熾其有關於天地之運數夫豈偶哉今

皇帝體膺至聖游意太平者碩如翁者宜處以論道  
稽謀之任行且徵求倚注虛鼎鉉以待老成當如嘉  
靖初故事而計翁之年且未及文正公載起時則表  
儀朝著輔理昌明以慰天下之具瞻隆望者正未艾  
也然則翁之壽社稷生靈之永賴匪特鄉邦桑梓之  
私慶云爾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書曰天壽平格  
保乂有殷不佞愧不文請誦詩書之言以爲翁祝

申瑤泉相公五十壽序

蓋不佞中行辛酉所貢士也今少傅申公是年以尚書魁南服嘗聞句曲督學署中夜有火守舍吏驚寤視之光燁燁從公試卷出及入棘院共見衮衣象簡三神人降于南榮者而公游泮日則海潮逆夷亭而上三百里夫火者文明之貺也神人者表著之象也海潮者容納吐吞福澤德施之徵也嘉祥善事有開必先公之生豈偶也乎哉不佞則因公之生而竊有窺于天之純佑我 皇家者遠矣上有神聖之主下必有翊贊之臣而天於臣之器識材度資適會逢

之際若有默祚而陰騭之者所遇不同弛張亦異齟慘剛柔一消一息極重則亟反之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成也藉令斯人也與斯世未必相值也則其用淺而其道不大以光是故皇極三德又用迭運而成周三后之治始之謹愆卽繼之以克和謂非天有意于人之國乎其睽也若或避之其際也若或契之權衡斟酌于其間者必有以也茲無皇遠引旁證卽不佞耳目所睹記者嘉隆之間政以賄成士爲利往天下幾濁亂矣時則有若華亭公起而芟夷菑濯與海內更始而臻維新之理旣之數閱歲而柄國者矯虔

刻覈操下急如束濕烹鮮蓋韓商之餘烈乎及城社之孽消而廓清摧陷引繩批根且不遺餘力然鼎革之象成而小往大來之機亦既啟矣公乃起而當軸持衡冲和調劑精明之用蘊于惇大幹旋之力運于微茫監攬權者凶而毋敢自專眎挾私者敗而毋敢自便逡巡深念惟公惟虛俾九列百司各得效其職以從事一無所關闕國禎民譽其所推轂者幾于拔茅以征而彈冠進矣更布功令蠲除煩苛以養和平而修社稷之伐今之男安耕女安織士安業商旅安于途而在位者之賢不肖各安于其所也夫孰匪公

之賜哉譬之人之身也華亭公當穢滯之極邪淫所乘脉理塞矣則蕩滌疏滄利用鍼砭公當傷殘之餘服瞑眩之後大痛方去峻劑繼投則靜願溫養利用參芝蓋自嘉隆以迄于今非華亭公則神氣弗揚非公則元氣弗復輔世之功同而揀時之宜則少異也然則天之生公既與之以涵停博厚之器純懿蘊藉之材而其用公也復當勝殘去殺柔克和中之世謂純佑我 皇家而權衡斟酌于其間者非耶然此語公之功而未足語公之心也頃之柄國者履盈居亢 上冲年恭巳以聽而威爽寵靈幾于振主



上一旦赫然怒往者而未免稍疑于來者而下之人處疲旣久望治孔殷官府省臺停解維護間有弗若意或又全求備責于公而未盡諒其難者公則小心翼翼上結主知大度休休下孚衆志虛而能受冲乎不盈謙光柔嘉斲以潛移誠格于上下之間而已不佞間嘗一侍公見其雍容闔懌真有古大臣之度而孜孜乎搜羅逸遺彌縫闕失惟恐有過不聞聞過不難于引之爲已責者公之心盖臨淵履冰之心乎公第持是心以往金石可貫豚魚可孚協氣薰蒸休風嘉鬯爲我

皇家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

猗歟盛哉公年始五十耳禮稱服官政而公今所居政之本也尼父知命之期衛武公進德之時也公之忠誠勤欵德且日益崇而克享靈承稽謀平格庶幾稱知命矣由知命而進于從心卽睿聖耄期猶不忘乎交傲也是又公抑抑之心乎仲秋旣望維嶽生申公以鼎元正位台席文明表著巖巖師尹而德施旣普福澤且長容納吐吞公其海乎而何可以涯涘測哉不佞辱公之推引分誼甚篤又稔于辛酉事輒以昔所聞者修不斐之辭以自附于交傲之義爲今日侈談更爲後日者左券若夫登歌祝頌願進萬年之

觴則四表億兆心也匪敢曰予不佞一人之私

封少師張翁壽序

代呂相國作

夫天之於人也恒因材而篤是故全德爲難而備福爲尤難惟積盛斯流光蓄鉅則享厚固非可偶致倖徼者今士生明盛之世齒公車紆寸組計莫不淬勵其行章顯其身要以摠忠流惠上以毘主然後內以及親揚休錫號得推所生引考享愉逮致厥養此豈非善慶之符人生之願哉盖什百中僅一二見也卽一二見又未必能偕偕矣顧又有涉日久而食報遲者雖白首長世安及覩其子之柄庸當時以享其榮

名祿位之極也若身踐穹階親躋遐壽寵靈莫媿功施愈光而聚百順以怡二人禔福疑禧履和增嚮於以荅罔極垂無疆又豈非吉祥懿鑠之至人生之盛際哉盖千億中且不能一二見也乃今于觀瀾翁見之翁者今少師大學士張公父也暨太夫人偕膺純嘏歷被殊榮春秋纔七十耳神強體康卽少壯弗逮樂萃一堂聲流六合盖其身所享目所覩者皆希覲之極歡非常之休錫也翁之福不啻備矣潛德隱行積慶迓祥其原逖且深必有爲人所不知者竊聞翁之祖好善樂施卽基仁肇和至翁則克續厥緒復引

之長馬冲度坦衷樂易軒夷猶然與人偕未嘗與物競嗜學力修已田百氏之藪而漁獵之文詞卒澤乎道義數數殿場屋故倦游而少師少連犖稱神業以顯揚屬矣卽少師自授書綴文以至登第未嘗就外傳惟服翁訓指翁蓋慈父亦稱嚴師云語有之橫海之鱗匪育蹄涔干霄之木不產培塿信然哉某月某日爲翁初度辰門下士某等共謀所以頌祝之者問言于予謂予從少師後或知翁論也予則謂此未易以尋常語者盖于翁之壽可以徵天人之際焉而于少師之所以壽翁者又可以觀臣子之極焉何者

惟天佑國家欲開淳曜昌明之祚于永久則必篤生名世者于其間夫旣篤生之以全德則必厚貽之以備福此嘉樂宜于民人固保佑申重之無已也然天之意通于君而寄之於民君心獨簡民情共懷人也皆天也今上英睿奉天道以立人極而少師則以事天者事君其鴻猷駿惠不動聲色而措斯世于安康者不具論第論其一德所孚帝衷特注若平臺首召宸諭手頒頌者建樓堂尊藏綸翰則謂其功在社稷以純忠捧日賜之名優崇隆渥誠曠古罕儷矣薄海內外沾濡化育熙熙喁喁于蕩蕩平平之治是

天子之所倚與天下之所賴均不可一日無少師少師之有父也固莫不舉手加額相與喜傳忻戴以祈翁壽者矧樓堂之成計當翁頌祝之期仰而寵光赫奕于上俯而孫子賓戚紛纒于下其邁會適相值不可以徵天人之交與乎少師自筮仕以來精白矢志夙夜匪躬歷三朝如一日迄今更遭逢知遇圖惟報稱入則啟心輔德出則正色率下惟兢兢愈益操慎居寵克畏履盈若冲然孰非奉翁之教以竟其欲爲未遂之志也蓋捧日之誠自其瞻雲之念移之而忠之純者正孝之所以爲大此之謂維則之思此之謂

不二心之義不可以觀臣子之得所止乎夫少師爲臣子立極而因人徵天天之因材而篤者殆將于其栽者益培之矣然則翁之壽與少師之所以爲翁壽者誠千億中之一未有兩也烏可以尋常語哉乃若祉穀永綏期頤未艾縷乎休哉茲特其權輿云爾

呂相國師母張太夫人壽序

始不佞中行舉進士出于粵相國呂師翁之門翁歷事三朝階一品勇退令終貽穀流祉而復有祠部君者趾美象賢承家華國今母張夫人六旬初度君適以行役假道奉觴同舉士爲京朝官者若而人追

感翁之知遇又快覩夫人之榮康也僉謀所以爲壽者授簡于不佞不佞竊聞之易矣曰無成而代有終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蓋言坤之貞而順乎夫臣于君天也妻于夫天也雖有美含之以從事以坤承乾之義也于是乎知翁之事君與張夫人之事夫皆有得于地道焉翁直講幄踐台司至于叅密勿而修社稷之伐操柄者寵利漸張柶鑿難合矧位近于逼幾鄰于忤嘖呻眄睠間轉睫成弈而翁以孤誠朴忠盡黜其聰明以應之逡巡深念闇然嶷然乃免于猜伎而陰持婉調于沉默之中亦可謂難矣然閫以內

夫人主之拮据龜勉于中饋而後翁得以夙夜在公無所顧也蓋以勤佐翁之忠而弗以爲已能也當其處貴盛四方以饒美脂腴至者泉流輻輳而大官之膳長信之金日走長安第翁獨屏玩好却苞苴華侈矜飾之習一切洗之家有短衣操作之僕而門如水矣夫人盪綠佩玉爲天子所命婦而損嗇如韋

布故賤時有提甕棄鮓之風而後翁得以履方操潔無所點也蓋以儉佐翁之廉而弗以爲已功也語有之貴張人之伐富塞人之聰華章被體聚祿望腹往徃沉酣沾戀至爲迷途懼府乃悔其解脫弗早也夫

亦牽于妻孥家室之爲累乎翁爲亞相卽首揆可旦  
暮濡忍至者顧知止不辱見幾不俟竟以完身全名  
與夫人相携還鹿門無所繫也蓋以賢佐翁之恬讓  
而弗以爲已德也夫翁之遠機利薄紛華兢兢于矩  
矱得地道之貞焉至其善藏不伐成功不居席盛悒  
安務偃僂承之遺榮避寵若浼也得地道之順焉若  
夫人者佐翁之忠之庶之恬讓旣克盡代有終之道  
矣而曰吾何勞吾習吾酒漿絲枲之事耳膺綸綍御  
珈珥吾何修而以夫子故徼 上寵靈亦惟守吾  
夫之遺謀炯戒以勗吾子或可報 上恩毋遏佚

前人光耳噫雖有美含之而弗敢章也此其無成之  
道乎是故不佞謂翁之事君盡臣道也謂夫人之事  
夫盡妻道也而皆有得于地道者也抑有進焉坤于  
乾爲妻于六子則爲母坤含美而化光昭于物母含  
美而化光昭于子今夫人訓育其子祠部君成進士  
高第服官清署次子亦以賢能籍上矣且飭躬砥行  
恂恂乎樸茂淳謹之容望而知其爲翁之子也所以  
衍翁之休而引長光大之者蓋未艾矣庭闈之間自  
相師友辟之徵羽成音隳括成器相得而道益章卽  
含之其美自不可掩者夫人又兼盡乎母道矣抑猶

有進焉地道曰無成亦曰無疆而變盈流謙卽造化消息不能違也夫滿而復酌則傾盡而無餘則竭翁留餘而不敢履滿今遐齡景福若夫人之食報足爲左券其于易之旨也深哉使衿韋鉛槧之士無所紀德綴辭後之作者將何觀焉不佞因讀易而推測翁之德謙之至也夫人之福無疆之盛也姑以質諸同舉士僉曰吾師翁父子故以易起家易之旨夫人所習聞者也請以子之言書之于簡而吾曹更引西池南山之頌稽首賡歌屬而和之庶幾足當夫人之心而爲之加七箸哉

封侍御東田茹年伯暨馬太孺人雙壽序

遵化茹君子孝與予同舉辛未榜進士進士之具慶者什之三侍嚴慈者什之三而永感者殆什之四矣至于未老並封徼藉寵靈覩其子若孫之光榮緜衍躬禔純祉家用全昌百不得一二而又惇倫修行刑于室家馳譽于鄉曲人頌戶禱莫不願其榮名壽考也則又千不得一二焉茹君起家服官授武進縣令以治行高等徵入爲御史督漕按部歷著風裁旋以糾彈大僚墨吏忤柄臣指出之僉臬司已稍遷佩二千石印綬備兵臨淄之境予從田間特詔起還之侍

從次臨淄茹君爲東道主逆之境上相慰勞甚懼蓋君爲令時予引疾居里非公事未嘗至偃室君或枉車騎過之則不敢踰干木之垣交若水而久交則若醴也語予曰不肖舜蒙庇徼福寧不踰涯分哉竊忻忻焉厚幸之矣舜從大夫之後綱紀四方而二親旣耄耆神力尚王 天子超然推恩降辭所以尊寵褒崇之者至于再矣重纓襲帔衣繡橫金輝煌哉而舜兄弟凡三仲以文學待舉季則以武弁爲督府百夫長孫凡七亦有衣巾庠校者而曾孫生且暮子姓甥屬幾三十惟人所遭獨舜爲樂詎止云俱存無故

已也且吾翁孝友篤至寬然長者好施予而鄉之窮乏凡欲飽饑愈疾者恃以爲緩急人負責則折券與之若吾母尤勤儉拮据持盈履約家稍稍饒給衣食而荆布蔬糲無敢犯也殆庶幾所稱俯仰不愧作者舜所歷駁微有作人造士勞舉奉吾親之訓而教育之茲者商飈屆爽玉律方清爲二親之誕先後僅旬日耳舜也有官守不獲鞠鬻鞞于膝下子姓族黨執漿醕爵北面而百拜之曰願家大人壽也纓簪者碩走幣舉觴比肩而再拜之曰願鄉丈人壽也吾二親之心庶足樂乎然而庭幃私祝里閭恒談也子今



往載筆承制當網羅山澤間微言隱行以風世軌俗  
舜也丐一言爲二親祈無彊垂不朽可乎予曰唯唯  
夫茹君之爲令也五閱歲易直豈弟政平人和膏澤  
所流旁皇周浹正所謂居不爲赫赫名而去則見思  
者也及其冠豸冠觸豺狼之邪不避權貴而今且按  
臨淄安集兵民招徠商賈濡如雨露凜若冰霜懽忻  
愛戴之聲載途溢耳矣推厥原本則誰所貽也有不  
願抒南山之頌傾北海之尊者乎是將以億兆人之  
心爲親壽也蓋干不得一二者翁與太孺人得之今  
茹君茂績華聞益表表于時人之蒙休者未艾則天  
之佑善者亦未艾翁與太孺人之食報也寧論今所  
遭哉茹君聞予言謝不敢而其色則輾然若有當也  
遂授簡命書致之惇史獻言之後

趙西翁年伯八十壽序

當隆慶辛未予讀書中秘與趙長公文明聯席分曹  
爲筆硯交最習時次公則以宰邑治行高等徵爲御  
史矣萬曆癸未予起家編戶御史晉中丞開府南服  
予在填撫中長公則亦以御史忤當塗用左秩累遷  
督學中土今且司憲大藩被金緋而次公遂已躋九  
列佐六卿夫兩趙公者寧詎以功名顯乎崇德令聞

峻猶清節爲一時鉅碩此其原本可易易言哉越丙戌予請休沐于家邑侯徐公與兩趙公同里謁予曰兩趙公之尊人春秋八十高與母淑人偕白首長世長公便道過里侍一日養以奉萬年之觴里中人爭侈談偉觀其事聞先生習長公故授簡徵言以申某同里之情亦以明先生通家之誼予曰唯唯此予意也矧重之以侯命乎夫梗杞上銳干霄下垂蔭百畝人不護其枝榦而護其根根固而後所蔭者久也醴泉之灌輸斥鹵沃千頃人不惜其浸漑而惜其涓滴之穴穴無恙而後所浸漑者遠也此原本之說也趙

翁少而習博士家言以經術無害廩于庠褒然先諸生謂取一第易耳竟弗第也故事諸生易第而難予貢蓋學使者歲時試試不無生得失而趙翁則數試輒數先諸生于是貢而爲校官則又多所造育能其職業無何拂衣去蓋厚蓄薄施多積而寡取之膏其所可爲者于身以留其未竟者于後之人也今兩公者無論其爲令則政成百里爲吉士則聲先羣彥卽爲天子耳目矢其精白條便利之計朝夕獻替以佐國家在朝者莫不推其所自生而謂翁之教以忠也爲生民保障激揚清濁輯綏困窮布上德以旁

皇周浹于四方在野者莫不推其所自生而謂翁之  
教以慈也爲士子師帥端軌植標率之以行誼其所  
提衡鼓舞足以樹惇成裕而型範于斯世在庠序者  
又莫不推其所自生而謂翁之教以正也若翁者蓋  
不下堂階不勞厝注而功德在朝宁惠澤遍寰區矣  
藉令一日兩公侍翁左右進上尊割大烹而甘之從  
容問曰吾故嘉隆間老文學耳以吾職所得爲者盡  
吾志之欲爲難乎當矣教而等在事庶幾成吾志而  
何以典而等職乎兩公具以所歷敷之狀對某某兒  
爲某官時所建築也某某兒爲某官時所樹士也某

某兒爲某官時所平反之獄所全活之命也對未旣  
而翁有不瞿然起而色懾心快者乎

天子累錫

崇褒寵靈光大之自再命三命以往無已時而海內  
士若民跂踵加額不謀而同爲華封人之祝者不知  
幾千百人翁所邁古今之極榮宇宙之完祉也翁誠  
思仰塞 天子之嘉命而俯答海內士若民之共  
願者何以哉亦惟專精神加七箸涵和凝禧以享無  
方之養而安其身于家俾兩公得畢智竭情夙夜在  
公釋內顧之虞而安其心于國而已矣夫翁之身安  
則子之業益光子之業益光則翁之功益顯澤益廣

而志意益怡神氣當益王然則翁之壽其可以歲年  
計乎被蔭者重其本沿流者遡其原凡蒙造于兩公  
者夫孰不爲翁願焉寧獨侯同里之情亦寧獨予通  
家之誼所得私哉抑予又聞之深山大澤龍蛇出焉  
翁所居蓋潮汐吐吞之所去洙泗之境若此其近也  
故萊蕪之間多賢人且多盛事予所覩兩公者泱泱  
乎齊風表東海矣卽徐侯之宰予邑也廩廩德讓稱  
庶平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予因頌趙翁家盛事而竊  
有感于魯之多賢人云

宋南翁年伯榮壽序

歲辛未之春舉進士頃有詔簡諸進士文學茂儁者  
爲庶吉士讀書翰林宋太中氏在選中而予亦以迂  
謏廁宋君之後故事庶吉士必推擇一人爲之長長  
莫先于宋君者衆皆以兄視宋君宋君故有敏給才  
而器度復溫厚由由然未嘗挾長以先人也居久之  
顧謂予曰某先世于 孝皇時以金吾上將軍督  
兵征貴竹諸夷尅平之因留鎮其地守其官蓋以武  
功襲封文職云至于父尤克績前列以承上休命嘗  
撫定鬼方建樹神策如獨山如岩梅如養鷺等大役  
鉅功能卓卓表見當道者最績旌賢之檄數數至也

身行間者五十三年洎引年謝政栽花結亭笑傲  
泉石卽小構精室燕處私服必悉極鮮潔若不忍以  
纖毫垢染點諸躬者及其教其輩尤嚴諸子誦讀至  
夜分恒督率弗置而其禮士好奇之懷一當意卽千  
金可傾無少係吝色茲春秋七十有二高矣與其母  
蕭結髮齊眉偕康強無恙某今獲從諸君子游幸邁  
遇休明下覃恩之令特予庶吉士以曠典俟授職得  
以子之職晉厥父母是某于君爲殊榮于父母爲鉅  
慶子其爲我文之以答罔極而貽無疆也予不文又  
烏能闡揚懿鑠然頌祝有辭卽不文亦通家末屬之

分也以予之所聞于宋君語若翁者殆庶幾古賢家  
之風矣夫豈卑卑汶汶者傳哉其服于官也則奉職  
矢勞其教于家也則貞履信度其承先而貽諸後也  
則爲箕裘之業爲光裕之謀且先世以介胄起家未  
有以文學興者而翁之子績文種學則登科第躋清  
華之選其所以鍾慶毓祥作則示範者又自翁之身  
始之今其白首長世食報蒙休天之所以佑翁者若  
持左券而不爽不憊矣夫身爲天子要荒臣策功名  
于萬里之外而又有子爲天子侍從臣馳榮寵于一  
命之初由是以禔福凝禧履和增嚮爲鄉閭所咨嗟

忻艷焉誠可謂間值罕儷者翁之心豈不大愉快哉  
今宋君歸而率諸弟若孫緘璽書命服進之翁燕几  
在堂樂懸列戶凡所以聚百順怡二人者彛章采飾  
奉其歡鼎烹牢醴致其適川陵松栢引其年謂非吉  
祥善慶之符世之至樂而人生之盛際也耶夫翁以  
康強之身高蹈遠引則既無所汨于外而顯揚光大  
之績于子乎屬之則又有所樂于中中樂則其志愈  
益紆外不汨則其神愈益壯日夕忻忻然保攝元氣  
握固真精祉穀永綏期頤未艾卽容成偓佺奚讓焉  
然則翁之榮蓋方至之徵而翁之壽亦不啻難老之

錫云爾宋君聞予言色沾沾喜曰子之言非謾語也  
果足以代頌祝之辭矣請書之以歸爲翁獻

王龍岡初度序

古稱恬愉不相兼蓋辭榮名尚幽曠寓情遠地潛跡  
衡門招雲月于東臯侶猿鶴于北谷足以寄其高蹈  
遠引之蹤其心泊如也夫是以謂之恬乘軒車紆朱  
紫致身膺仕策足通衢樹勲業于當時流聲光于後  
世有以愜其報國奉公之志其情豫如也夫是以謂  
之愉出處異途進退殊境處江湖者未嘗忘廊廟之  
憂恬矣而不愉也繫簪組者又不免動泉石之想愉

矣而不恬也是恬愉不相兼之說也若今龍岡翁者  
不其兼矣乎翁負雋才馳令聞種學績文甫弱冠遂  
領鄉薦謁選得鄆陵縣令繼歷武定德兩州守旋乞  
休退閒其進而出也爲名大夫其退而處也爲隱君  
子說者或謂翁愉于前恬于後此可以言兼矣而予  
之說更有進于此者翁之恬不特退而處焉而後恬  
也卽翁之俊茂宏邃俟舉上第當無難者乃僅就祿  
仕蓋當進取之時已具曠達之識而非計階資于榮  
利者比若夫翁之愉則尤不必于進而出焉而後愉  
也翁爲職方尚書郎龍洲師之元昆今翁雖川視巖

居寄其高蹈遠引之踪矣而復有人輸忠就列于朝  
以愜其報國奉公之志方且贊機宜勅彛鼎以承上  
寵畢臣分也以衍先澤昭子職也以繼兄志盡弟道  
也翁之少試而未竟者皆于此乎終之其爲愉也不  
亦大乎蓋翁者身隱江湖情悖廊廟而泉石簪組各  
所適焉古稱不相兼是烏可以槩翁哉然恬愉之說  
出自養生家愉則無所嬰其內恬則無所汨于外外  
澹以泊內和以休日夕忻忻然頤養元氣握固真精  
當且采而頽玄而髮康強而體翁之壽固未有涯也  
予也南陬下士也出龍洲師門下奉龍洲師教曰少

嘗受誨育恩于翁實兄弟而父師也今初度以不得  
拜觴致祝爲歉嘻師其無歉哉師之所歉者正翁之  
所樂也樂其心不擾其神恬愉相滋壽之原也則師  
之所以爲翁壽者又奚取于捧觴致祝云師聞之遂  
命次第其說以寄獻焉

陳澄江年伯七十壽序

語有之大德集福美意延年有旨哉其善言天人相  
與之際也蓋德隆則祉穀永綏召慶之由也意美則  
志體俱適致壽之原也陰騭相協捷于影響殆非可  
偶獲倖徵者乃今于澄江陳翁益徵云翁起家進士

高第初守州旣僉按察司事敷歷所至聲籍甚無何  
卽解組拂衣而令子憲副君接袵步武起自廷尉評  
擢二千石以四品滿秩晉翁階中憲大夫乙亥歲正  
月上日爲翁七旬初度暨唐恭人偕老並康憲副君  
夙戒飭具將上介壽之觴燕几在堂樂懸列戶綺縠  
特進鮮腆畢陳凡聚百順以怡二人者竭精殫愛矣  
斯庭闈之盛際里閭之休閒也戚屬姻家諸文學某  
等擬造翁之堂進一卮爲壽醴酒旣具屬予修酌者  
之詞予不佞卑卑無足以當翁者顧翁與家大人少  
同學旋同舉于鄉同升于朝旣退而處于鄉復爲比



賜食堂集 壽序  
隣歲時伏臘社會徵逐又最懼予故通家子也不得以不文辭請先陳當否而諸文學擇焉予遂進曰世所謂嘉祥善事人之竭蹶蚤夜而趨者顯榮壽考爾彼壽考者或爲庸衆人且未必偕偕矣而顯榮于其身又未必于其子卽白首長世安得睹其後之趾美也翁則仕膺華秩躬享遐齡夫婦偕焉而憲副君更相繼秉憲肅度豸衣隼旟有赫斯皇玉立蘭森且振振未艾得全全昌是之謂備享享備斯養隆養隆斯氣紆可以祈無疆之錫矣請以是爲酌者先諸文學曰未也更進曰顯榮壽考遭遇難矣而行義無所稱

述惡能爲有已翁則履坦葆貞頤和抱素以適導性以愛觀物以恕容衆以醇謹宅心以矩獲律已以和巽諧俗以清白貽子孫于于煦煦卽臧獲惟恐傷其意偕友生子姓曰觴咏賡酬爲樂里中人以大慈悲擬翁咸願乞翁百歲之身爲家邦長厚之範是之謂完德德完斯神王神王斯履祥可以貽不朽之聞矣請以是爲酌者先諸文學曰未也予則避席曰說芬華誦行誼言卽人人殊舉不出此兩端者宜無當于翁也翁結髮登朝不班白而釋事以未老之身居不用之地既有年矣而憲副君宏猷偉畧投之所向靡

不恢恢乎游及其間豈不稱才大夫哉乃亦不竟其所施當強壯謝政得歸侍翁于家承權聚樂衍衍愉愉也藉第令翁以身赴功名之會據要津崇爵安得優游自適以樂其生又使憲副君綱紀四方卽都三公之位而以易一日之養必不願矣矧注盈挹損息滿益謙造物者默有權衡翁方退其躬以留餘裔其享以垂裕植槐貽穀之仁蓄深培厚天且申重以祐之衍方至之休以禪翁未盡之祉由此食報延慶將使世世昌焉皆翁之澤則亦皆翁之年也茲言也其足以當翁乎而遐年集福天人相與之際果不可誣也諸文學輾然曰庶幾哉吾儕將以是聽命闈人矣敬書之于簡

### 何鳳泉年伯榮封亭

今皇帝改元下推恩之令凡群臣陞朝者得以子爵晉厥父母今侍御何君方讀書秘館有詔秘館士俟授秩亦得以子爵晉厥父母至厚幸矣以故何君獲封父鳳泉翁爲監察御史母爲太孺人先是何君以安車迎父母于邸里時遇慶施躬沐恩賚何君函綸綽章服跽進于庭中翁則赴鴻臚司賓從事爲納名陳辭拜承闕下出而受諸公卿大夫賀蓋不特爲殊

錫亦稱奇邁云乃何君造予曰不肖成父母本以布衣窮居躬處士之行進不得紆青曳紫游揚其聲名退則訓迪不肖尋詩書弦誦之業卒用徼一命茲幸藉以榮二親矣子史氏故與不肖同門舉及讀書秘館又比署居也其爲我闡述懿鑠于以彰君賜而愉父母之心哉予不斐第習聞封翁行誼甚高嗜善修義奇偉有志節少艱辛事家人生殖裝游貲息用孝養父母必致洗腆其躬享身御卽緡錢斗粒不妄費而戚里貧乏則常出其黍累銖聚者振卹之猶棄糶糶偕繼母弟同居曰吾同胞家大人遺體也相友愛

無違顏間語由由然處鄉間卽有持短長齷齪以嘗翁翁逡巡遜弗校也故鄉間莫不誦翁義又莫不稱翁爲長厚庶幾哉古之履方蹈矩飭躬篤行者云豈其久于涉歷數得從賢豪父老游習知當世之務能折節爲恭儉以故老而能勤富而好行其德耶及教侍御君與季子汝中寬其資條其課督曰吾未嘗問學卽不自致身今屬之子庶有所托蘄表見乎而太孺人母訓更嚴佐翁之教也良懇侍御君果翱翔雲霄今臺中稱籍甚而翁卒以其子貴聲名施于縉紳間卽與所自表見者何異焉夫榮名壽考世之人所

謂吉祥善事竭蹶蚤夜而趨者乃桑蓬甕牖之夫不  
得齒公車占仕版而其後或有賢子孫振之則又涉  
日久而食報遲非白首長世不得爲封君貴人爲封  
君貴人者恒濡染聲利陵轢里姓席資導侈以快意  
賈譏寧不奸訓辭而忝寵命若翁之邁際休隆旣難  
而行誼重鄉閭養恬食舊終始無少變其素爲尤難  
然則翁詎獨善成其子哉語有之累基者崇數沃者  
豐其由來者遠矣侍御君負雋握奇方駸駸柄庸且  
建崇肩鉅其承君錫以爲親榮者正未艾也則翁與  
太孺人當祉穀駢臻譽命登等奚足論今日然今日  
所可賀者政其爲異時者權輿云爾

羅母劉太夫人七十壽序

予不佞與今廷尉丞羅君舉同榜貫同里又生同庚  
也君自諸生時嫻然能文章筮仕爲令尹則神明之  
譽在楚以治行高等徵入爲侍御史按部則激揚之  
績在粵督學則丞進之澤在圻甸乃今則爲廷尉丞  
躋大卿之列通顯矣然君不以歷敷之效爲已能而  
曰此家大人暨兩母之教指所授也又不以榮寵之  
階由已致而曰此家大人暨兩母之澤蔭所貽也兩  
母者嫡母汪所生母劉也與封翁並榮康白首長世

三尊人享其子之養于一堂而劉母以萬曆十三年  
二月七日爲七旬初度廷尉君守官輦轂下有循陔  
望雲之思焉不佞擬綴辭爲祝未有當也君之姪別  
駕懋功造而徵予言及受簡修言猶未諦其詳也光  
祿江君偶過而謂予曰女婦之行不出閨闔子知廷  
尉有賢母乎嘗從鄉人戚屬間聞其什一矣母性婉  
孌目涉書史產維揚揚故東南都會區而封翁挾貲  
行賈于其間脂轄鮮衣蓋芬華之境殷盛之時也母  
歸封翁爲副室拮据操作壺以內悉任之事姑能承  
顏養志而以身先其臧獲食指生產漸以饒而人恃

翁爲緩急則無所靳于施予鄉民避島寇群走城闈  
窮迫無歸輒請封翁居渙粥饑多藉以全活者帛布  
交易卽少鮭菜絲枲平其直復與之以羸不屑屑于  
銖兩人人悅而就之翁與叔氏微有郤兩家子業儒  
聲俱起旣翁子取科第而叔氏子夭折母則謂翁曰  
彼不幸我幸也今當閔之而安可不自我忘之乎力  
爲調解兄弟相懽卒如故矣封翁老而傳筴廢箸瓜  
分諸子丙夜持篝擘畫腴瘠高下之等而難之母則  
又謂翁曰我之兒孽也田取其磽廬取其敝足矣何  
勞苦乃翁爲也翁之子凡七而出自母者三撫育之

如一允哉稱鳩鳩之愛乎故最得汪太夫人之心而能佐封翁之好行其德焉至其教諸子之學口授句讀手縫紉以課督之廷尉君經術吏事爲時宏鉅而季君亦以賢能籍上矣天之報施也不彰彰較著哉光祿言若此不佞因得而論著之夫燕喜之頌岡陵之祝古人旣引之以千萬年而必本之于德善者何哉冠紳章服奚取于榮惟忠勞効于國而後謂之聚順鍾鼎旃茵終歸于敝惟仁義施于家而後謂之履祥今劉母以孝謹事姑以勤嗇佐夫以詩禮訓子以恭順事嫡室以和惠待里人至于周卹窮困明于誼調解兄弟篤于倫辭讓饒腴之產近于廉閩閩之行始終依于道卽鬚眉丈夫弗得與量能程志斯不亦性于仁義者歟乃廷尉奉親之教以效之君者十五年矣無論躋膺陟要爲其母榮華試取歷敷所至功勩之槩具白之母前某某是令尹時所興革之利病也某某是侍御史時所建白之封章也某某是按部時所澄清之綱紀也某某是督學時所培樹之髦雋也某某是今廷尉丞所平反之寬抑也皆家大人暨兩母所授之教指也然後雜引其歛謳祝頌之詞哀而致之觴而其所以聚百順于三尊人者可謂備矣

西池之獻南山之謠又豈足羨哉夫履祥者介福聚  
順者凝祉則母之自爲壽與廷尉君之所以壽其母  
者俱未艾也誠所謂一日二日百歲千歲者也而不  
佞所論著亦庶幾古人燕喜岡陵之意本之于德善  
者乎光祿言不誣而別駕之請且誠遂書之質于廷  
尉君并以伸通家猶子之私云

施年伯母七十壽序

予聞之古昔稱孝云其上養志其次養體蓋致身顯  
名樹德彰譽建勲業流聲光俾人之追其所出曰休  
哉誰氏子也而予是乎遂其親之願此養志之孝也

左右就養晨夕定省承顏色間起居俾親之安其所  
奉曰幸哉吾有子也而予是乎竭其子之力此養體  
之孝也然養志孝之上矣而陟岵望雲又莫不爲之  
徘徊瞻戀焉若將以三公之享易一日之養而恨其  
弗可得也子之情固自有大不安者乃謂以養體爲  
孝則彼俗子里嫗終其身相守闔閭而竟泯泯無所  
表見者世豈少哉或又非親之所願于其子者也是  
故親之志與體不得俱遂而無歎而子之養志與養  
體卒不能各盡而兼隆此間居之賦君子蓋譏之而  
北山之詩且反覆嘆咏謂其勤王靡盬而將母之不

遑也予用是竊慕于施君勵菴氏矣施君奉太孺人之教視身淑行種學績文以底于有成今年春舉進士高第既授官儀曹上方羅英賢置之禁近而又當明盛興禮樂修郊祀禘禘議封貢懷來賚錫宴享事事悉屬儀曹曹固稱華要地施君稔粹雅溫夷博聞識閑禮度卽周折步趾莫不中規矩服位贊政甫旬月聲譽隆隆起太孺人之所願于其子者果克承之而無負矣顧施君則念太孺人弗置太孺人遺書戒曰飭爾事無我念也我老矣幸強健無恙顧安鄉土弗便道路耳施君得書念太孺人更弗置將迎之是

以子之仕而遺其親以勞也弗敢也卽陳情解綬去施君當無難者又恐以子之情而反缺其親之望也益弗敢也乃上疏乞改除南署冀便道省覲復得近地迎養焉其視世之計階資較涼炙趨權干進于朝市間者蔑如也茲且得請歸歸而及太孺人誕辰其冠服致鮮腆集姻戚宗黨稱觴進焉曰策也受劬勞誨育幸獲厠縉紳承祿命懼辱親不敢不勉爲吾君矢臣節又重違親不敢不勉爲吾母供子職太孺人聞之當忻忻然喜且愉愉然適也盖既能致身顯名樹德彰譽爲朝廷之所簡迪里閭之所歆艷又不必



陟岵興思望雲繫念如昔人之徘徊瞻戀者入則承  
頽色問起居調滌髓旨甘之味陳几杖席衽槃匱之  
谷候寒燠裊襲咳嚏噎疔癢之宜出則黽勉亮工  
馳驅盡瘁茂其績永其令名將建立以圖不朽而太  
孺人之賢亦章顯以垂無窮未嘗賦潘岳閒居而使  
北山大夫聞之當日悔其勤王將母之弗施君若矣  
然則太孺人之志與體殆俱遂而無歎而施君之養  
志與養體豈不亦各盡而兼隆矣乎予用是固竊慕  
施君之孝之全而尤私卜太孺人之壽之未有涯也  
也蓋樂其心是謂盡志安其體是謂盡物盡者備

也備則百順之所由聚聚則五福之所駢臻者也且  
聞太孺人素習養生術善葆攝調劑嘗手製藥餌方  
物濟活人甚衆施君之養志養體者既如彼而太孺  
人之自養生者又如此行將玄而髮朱而顏康強而  
身固精怡神長年引考卽容成偓佺奚難哉時予讀  
書秘館館中兄弟三十三人每道說施君事莫不敬  
羨樂談之而其親有在鄉土者又惘惘感動焉因屬  
予序其事先施君往以爲太孺人壽

毛母陳太孺人七十壽序

萬曆元年臘四日爲毛母陳太孺人七旬初度而某

母段太安人視毛母則少一歲云毛母之誕冢君希  
父氏率其弟若子舉觴爲壽暨受諸子姓戚屬賀竭  
誠致腆衍衍愉愉也時季婿某羈官守且典在筆札  
未遑走一价申千里之祝越明年得省還里中因得  
拜毛母堂下見毛母顏童髮玄體康精溢灼灼然有  
啖桃食丹之容焉自予授室時謁毛母母正在床褥  
家人伺幃帳外問起居旋稍平步止猶然藉扶持乃  
今春秋七十高而強健顧大倍疇昔言動有法嘖笑  
無所苟其篤于禮而合乎道一一中矩獲視聽不衰  
卽少壯弗逮是不稱難老之徵而永介無疆之祉哉

茲其故予嘗諦之矣夫世之言壽者上厚德其次厚  
養德養兼隆斯形神攸同壽之原也毛氏自古菴先  
生以理學名于時其世澤家法之貽遠矣而學古翁  
嗣以起昆弟子姪交相勉飭奕葉令裔咸澤于道義  
母爲學古翁之配使非志喻行偶于道義與有聞焉  
庸詎能上以承先內以佐外而下以啟其後也母之  
淑訓懿範悉可楷式卽予耳目所睹記者甚詳蚤歲  
事古菴先生以孝謹爲娣姒先拮据將事勤膏起家  
家人無慮數百指率教趨役靡敢懈子婦晨昏侍孫  
兒女羅列閭以內靡敢不肅吉蠲嘗祀必誠必敬堂

宇服御必嚴必潔賓客姻婭之來往必恭謙餽必腆  
絲枲菽稻貨布生產之出入制置罔巨細必慎學古  
翁惇倫卹族獨支門戶事母則輔其所不及以相其  
成宗黨莫不沐惠而多其義者卽子姓戚屬見母母  
固藹藹慈煦然未嘗有贅詞失色人亦莫不斂容屏  
氣非禮道無敢出一語丈夫子五人皆績學砥行奉  
母之訓以持其身母亦樂其子之能修而安其所以  
爲養者是始而上承爲賢婦旣而內佐爲令妻今老  
矣又歸然以義方慈教爲嚴母休稱光茂和氣綢繆  
蓋厚于德則志愉厚于養則體適體適則形裕志愉

則神融葆靈茹泰禔福凝禧閨闔之中莫非吉祥善  
慶之符矣當且衍世澤家法翊其盛而引之長俾古  
菴先生之貽世傳焉而篤祐肇昌于毛氏自母始  
然則母之壽期願云乎哉予不肖不克供子職卽幸  
得請告省覲而母段太安人嬰末疾未獲進一卮爲  
壽方以爲愧獨覩毛母康健能安享其子之養又覩  
其子能厚其養于母而貽之以安也愈益爲之喜喜  
則不能已于言也遂次第其語以道喜且以志予愧

張母王夫人七十壽序

予曩昔偕計上春官卽識張君樂山氏于邸第時樂

山氏承祖父襲爲金吾百夫長卽幹蠱恢宏祖父業  
且好賢每折節下士士亦喜樂山氏好賢樂與交以  
故公卿大夫士與樂山氏交者什五六夫富而好禮  
自聖門稱難而貴雄且紫武與拘拘文墨者多齟齬  
而又能好之爲更難樂山氏則不難也其志趣殷殷  
若其安于性使然者每速予予至輒出饜醕具供張  
留連竟日卽不速予予偶過輒又出饜醕具供張亦  
留連竟日予每謂樂山氏才及人人頌樂山氏才者  
百口一詞也客有過予者語予曰樂山氏故才所以  
成其才者有自焉其母王夫人出世家巨裔未字時

卽隱隱有淑德聞里閭間及笄歸張爲松菴公配松  
菴公性朴茂良直有偉丈夫風襲金吾累官都督僉  
事日勤職幹理公務不暇事家人生殖顧其私悉委  
之王夫人王夫人主中饋給酒漿外應賓客事事有  
禮節可松菴公意松菴公侍王夫人相敬愛自慶得  
賢助姻婭戚里亦以松菴公得賢助爲松菴慶云無  
何舉樂山氏樂山氏稍長大類夫人才夫人喜曰吾  
苦汝父長者惟勤于公不能顧其私今得汝見汝勃  
勃然志氣奇也乃督之讀儒者書樂山氏性故敏且  
勤讀儒者書類儒矣不幸松菴公逝夫人泣謂樂山

氏曰汝父不汝待吾且爲未亡人汝不暇儒寧不治  
家人生殖副吾望哉乃襲今官愈益拓業肯構以成  
先志業用是饒益闢室東一隅爲華宇聯棟花樹雲  
屏奕奕掩映歲時伏臘奉觴觴母夫人暨公卿大夫  
士之與樂山氏交者夫人每語樂山氏曰世受國家  
厚恩更世享祖父成業吾與汝湏積德冥冥報之不  
可恃吾業頗饒益可奢越也至于賢賓上客識吾兒  
者兒所範也當時時修饜醕供張延之可時時沐教  
誨爲吾兒夾持嗟乎吾顧謂樂山氏才乃夫人才助  
之耶古丸熊斷機之賢夫人不多讓也今夫人七十  
高設悅于某月某日樂山氏具章服雜陳腆致爲夫  
人壽而姻婭戚里咸喜夫人壽又咸祝夫人更壽也  
予與樂山氏交久且善則敬親悅子夫安得無言嘗  
讀箕範至九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甚哉福之不  
易集也而矧以一人備五福此非天之所篤佑而爲  
人之所以靈承者耶累基者崇數沃者豐其所由來  
也遠矣夫夫人備五福以厚享于躬而樂山氏則又  
聚百順以隆致厥養養隆則享益厚享益厚則志益  
愉繇此引考長年卽期願未艾也客曰唯唯斯言也  
可以代祝辭請書之于簡

邑博楊中峰七十壽序

頃予抱病閒居邑諸生某某請間而揖予曰吾師中峰楊先生以今年躋七十也乞子一言爲壽予曰唯唯否否夫人生七十恒言稱老士大夫宦游者將引年致其仕謂優老也先生方善職服位子胡以稱先生觴諸生瞿然四顧惕然內歎若弗獲其請也者而又無以伸其款予曰嘻子休矣予明語子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者人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所謂以道得民者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責猥局卑司奔走役使之末也非所以言事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也于飯患其噎于葢患其梗而祝之其居處也于坐則有几于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輔羸攝痾之具無不備至豈曰年不任位正以其德偕齒崇而優之耳而子之師楊先生者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息非獨耳聰目明智長力給精爽有餘意氣不衰而該涉器數周旋儀等纖煩勞勤莫不殫究勝舉先生矍鑠自喜不知老之將至諸生以迹壽之而貌逾澤以壽疑先生而非也以意不壽之而齒逾崇以未壽疑先生而非也蓋先生之所養弘也世之君子筮仕入

官者其通患往往事匿于職實遁于名而吾以爲學  
官尤甚夫學官之名師也其職教人者也學之不知  
道德之不修而冒焉以處之者皆是也又其甚者日  
途窮暮在得忘戒顧望于脯修之殷薄恣睢于餼廩  
之關收悼失前圖鬱鬱不釋烏覩所謂事與實之著  
聞哉則今之學官不惟司功廢置漠然若無損益于  
得失之數而居是官者亦自以爲偃休之蘧廬恬于  
進而倦于學其不視爲冗員長品殆而子之師楊先  
生者世德淵懿發身名家質直坦夷博碩明雅不爲  
濡利害義不爲離經隳業其道已明其德已立守先  
王之學以爲人師吾信其無愧矣而蘊藉宏遠通練  
世務以聞見之該習詞采之敷潤名充其實職修其  
事成德達材之教其必自吾邑始諸生勉乎哉且予  
竊誦緇衣之詩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于其  
職周人愛之無已至賦其衣以彰好嘉靖中臨海有  
所謂石湖先生者先生之父也往嘗司教撫州南昌  
不啻鄭恒之于雒東擇而取之也最後教義興士稱  
得師欣然顧化今宗伯履菴萬公道德名世實其所  
造士也先生奉石湖公之教教吾邑諸生之喜得先  
生無異往者義興諸生喜得石湖公也諸生勉乎哉

異日者必有名世如萬公以彰先生之善教則先生世德永有休光而桃李公門桑梓在望先生父子亦大有造于吾常哉諸生之祝先生也倘亦適館授粲之遺意而緇衣之義予不佞亦何敢讓焉

太守史禹門六十壽序

予不佞之拙于宦也居朝者什一居里者什九而又狷于鄉見與者什三見嫉者什七然惟斲鄉人之善者好之亦惟擇大夫之賢者事之而已予所事者史大夫而大夫之不我鄙夷亦不至阿所好也歲時伏臘置酒爲高會蔬食菜羹花谿竹嶼徜徉竟日真率

披心久之交益善今年大夫稱耆矣同社諸君子徵言爲大夫壽予避席執爵而有獻焉嘗讀易而知易之合天之道也又嘗讀道德經而知老之得易之旨也老之言闔闢重玄總貫太始其指要曰知止曰知足曰嗇曰下曰不敢爲天下先易神知幾見之而作者不俟終日介如石也非知止乎陰主之陽主饒稍饒則以富繫其象非知足乎軋曰潛坤曰含發散之妙基諸翕聚非嗇而早服重積乎天地鬼神之惡盈而六爻終吉惟謙有焉非下乎涉則貴需履則貴坦壯趾躁進則斤斤戒之非不敢爲天下先乎甚哉老



氏之言似易也夫子嘆曰猶龍而潛見躍飛繫易者  
于是乎始漢儒至舉老易而並稱焉有以矣大夫以  
甲第起家筮縣令歷郎署一麾出守年尚壯耳竟乞  
歸視軒冕若拘繼柴柵此知止之義也家本業素食  
貧雖居二千石乎而產給饘粥居蔽風雨而已當其  
官嶺海珠璣香貝珍寶之屬棄不視聲橐而歸此知  
足之義也衣不侈而綺食不侈而珍言不過辭行不  
過則其精恒歛而其神弗越也此嗇之義也今之驟  
貴以明得意者一命則僦車上再命則斲里中大夫  
恂恂愉愉居則卻軌杜門燕居深念出則小帷敝蓋

時從一二蒼頭蹙蹙行道旁遇田畯里子禮必均語  
必遜此下之義也抱璞握瑜未嘗以賢智先人感而  
後應迫而後起曰吾從大夫之後而已此不敢爲天  
下先之義也甚哉大夫之道似老氏也被世之儒絀  
老而老氏之徒亦絀儒殆未通于易之說耳通于易  
之說則老氏之言何遽不爲儒乎夫易之義在交易  
變易故其文日月爲易日恒月升前元無始後元無  
終貞明而不已者也老氏得之而長生久視出函谷  
至今以爲不死羽人方士尊之爲祖謂其超神化炁  
在太清玉京之境壽罔極矣今大夫得之而韜精葆

素挫銳頤和則其壽寧有涯哉且易之爻以六爲數  
六而重之至三百八十四皆始于六也今大夫六十  
耳美髯鬢髮健履渥顏無論壽其身而壽國壽民正  
于大夫乎是賴蓋潛而必見含則斯章易之道也大  
夫蘊積已深厝注伊始觀風者薦揚于朝交章屢牘  
弓旌之招旦暮下矣以其精者治身以其緒餘者治  
天下大夫安能竟有此丘壑哉諸君子曰子惟事大  
夫久故知大夫深而大夫雅好子亦必有當于斯言  
矣遂授簡命書

鴻臚陳見山六十壽序

甚哉天人之際之難言而卒可信也難言者未定之  
時而卒可信者必然之理人惟偶值于時之未定而  
未覩其必然者則曰某爲善也而未必福某爲不善  
也而未必禍則曰天之降祥某也而未嘗爲善天之  
降殃某也而未嘗爲不善聞之增慨言之發憤且所  
稱吉凶影響者何如也是故行恣睢德悖戾有其身  
康強者有子孫其熾昌者顏氏弗年楊生弗嗣天之  
報施顧若此乃說者則又曰垂教萬世何羨兒齒太  
玄五千何藉童烏嗟夫何知仁義嚮其利使爲仁義  
而利也利而蚤施暮報耳目及之向善者猶弗力也

若徼其不可必者于千百年之下顧欲人之勸而爲善懲而不敢爲不善胡可得也予嘗覽鏡古今卽所睹記有始終可疑者有始終可信者有始雖疑而終之卒可信者栽培傾覆雜揉參錯至相倍蓰千萬不齊而要之卒可信者其常也若今見山陳公之所值實其驗云公爲陽羨之故家巨姓饒于產而公則恂恂長厚懦懦恭謹訥訥然如不出諸口居已于謙與人以誠卽臧獲隸卒語之惟恐其傷蓋其心之所宅身之所履口之所道無擇而無不善也者以貲入太學上公車一再爲鴻臚丞旣而請告歸遂謝簪珮居

里不貴汰不富驕而其爲善也惟日不足至于交游之顯晦異時則昵踈異跡物情時趨是爲公之里最習者而公則不爲習所移也卽予以言事編戶公之族咸屬葭莩莫不引避而公獨遇之殷懇無改于疇昔暨公之從弟務菴君一省存之而已而它且過而弗睨也倘所稱善人之有恒者非耶顧蚤艱于嗣人爲公憂之辛巳歲嘗遘危疾幾殆人又爲公憂之卒之連舉三子岐嶷秀穎稱佳兒將卒業雍庠以世其家矣而公之身旋復康強正擬習靜迓虛返聽收跡遊乎方之外以從事于吐納導引之術今神明日玉

視履不衰花甲方周卽期頤且未艾也語有之仁者  
壽賢者有後此天之報施善人者也公其值之矣然  
天不欲爲過施之福而公以寡取承之天不欲爲亟  
應之福而公以緩得迎之此正天之卒可信者也公  
其徵之矣公之爲善而竟得福也天之降祥于公而  
公之愈爲善也人之勸于善而懲于不善寧不以公  
爲左券乎然則公之身承天者也則于人者也公亦  
自愛其身以貽其子孫俾康強熾昌者侈于人之耳  
目以爲向善者先哉予兒雍爲公婿又公之甥也將  
往而觴之問所以爲公祝者于予予則稱天人之際  
於公乎可信也是不特爲公祝而且將爲世勸也遂  
授簡于雍以往

南紀褚翁七十壽序

世之飭躬勵行蹈矩趨繩植風教之維收月旦之譽  
而兢兢尺寸至老且不衰者豈非好修之士自足以  
表見于時哉乃其心之安與不安而行之終與不終  
良亦異焉夫淑其身而有所藉于外與冀于後者此  
其心可觀也不藉于外不冀于後而自能淑其身者  
斯德與年進行偕日躋而後其心不渝也南紀褚翁  
以今年丙戌稱老而翁之子國賢以今年丙戌成進

士冢子榮挾菽待舉猶子棟祥輩咸登籍服官慶門  
福第翁所際謂非宇內之完祉人生之盛會哉予也  
幸卜里之仁辱忘年之誼正謀所以爲翁贈而翁之  
同社諸公授簡徵詞諸公皆長者代長者之意而贈  
翁以言烏敢爲佞哉毋以頌而以規爾異日者翁爲  
諸生高等故韋素也禔身慎履攻苦茹辛直指使者  
至不以文獎輒以行旌洎歲登授杖賓無虛筵矣然  
則翁之以好修聞豈以子耶卽翁今日者寧僅以子  
貴毋寧僅以子聞夫父子一體休戚一情不有見其  
子之貴而色喜者乎又不有恃其子之貴而心汰者  
乎夫貴以其身者身當事而心有所顧則好修而自  
完也恒易貴以其子者身不當事而力有所憑則好  
修而兩相完也恒難何以故矜其志之已得而不知  
榮境之易移也樂其勢之可施而不知畏途之難涉  
也世之以子貴者寧詎翁耶蓋有資藉氣力而齷齪  
里閭平決鬪紛自爲雄長俾衆仗任甘爲逋逃溝壑  
者亦有條貴驟富厚享廣收僕馬雲從貨布隴斷一  
命呂鉅再命車上儻而不覺其貴倨譎張者又有矢  
智竭策牟鉅程羨與市井祖僧計舉廢操奇贏而放  
利無厭俛首居閭者嗟嗟彼獨不念曩昔困窮斤斤

受孔子孟書且諄諄誨其子以望一旦成立及成立亦甚艱矣而忍弁髦之謂何翁之好修昔不以子聞而今且以子貴矣禮能加冲耶心能加損耶騶從能不加益耶客舍能不加幸耶門能不加闢畝能不加衍耶有一于此非翁也予則信其必不然也翁生而才諳戰于章縫繩墨之場可以得志而不樂爲也文史諷詠甘退以自娛而已其心計智美較長絜短可以逐息而不屑爲也衣食居處量殺以自給而已其信誼情欵持公宰平可以批衆而不敢爲也怡色柔聲諭人不爭以自安而已故其居世常樂而無可憂畏之機與人常親而無可忿怒之境含和處順凝禧全昌其壽愈進其德愈光此無他良以好之修出于心之安也足于內而無所藉于外勉于前而無所冀于後本自天成靡緣人飾翁卽以子貴矣而謂以其子聞乎旣不以子聞矣而謂不益成其子之賢乎衛武公年九十猶箴于國曰無謂予耄而忘交傲也翁今七十耳進而若八十若九十翁之子將日益顯則翁之以子貴將日益重翁之聞將日益起則翁之子奉翁之教將日益賢此所謂父子交相成也予不佞敢附矇史交傲之末更爲抑之詩以待矣同社諸公聞

之曰旨哉斯言有當于翁之心也遂致于翁之堂翁曰渥哉斯言之惠我也卽八十卽九十子其無忘箴我哉

### 鳳亭曹翁七十壽序

先大夫治博士家言時下帷談經有曹翁者業圃于城東隅爲居停主而翁之子子敬從游焉稱高第弟子有聲諸生間旣屢上京兆府屢不售乃退而教授稍稍治家人生產以自給闢地疏泉編茨結茅種竹數百竿顏其亭曰鳳晏游兀坐泊如也人遂稱子敬爲鳳亭先生先生易直爽愷不設町畛而斤斤忠信

扶義不侵爲然諾人有緩急趨之得一語爲質聞善事則喜著眉宇道之朝夕不忍置規人過失和顏色而諷諭之微言窾中人靡不悅且繹者里閭構怨結焚造先生居間是非曲直各厭其意以去必曰曹家翁云然曹家翁云然無庸詣吏對又靡不忻忻然服且解也予言事被罪削籍歸田先生顧色喜而心與之殆所謂聞善事道之朝夕者乎而予姪女又爲先生之孫婦舊誼新稠殷殷厚也故引爲忘年交偕二三知己訂期著約爲社中飲而予則撰杖屨以從雞黍琴尊相徵逐甚懽先生春秋七十高色澤神王語

笑諧謔竟日不倦不善酒然在酒所未嘗不丙夜者  
同社于初度之辰獻一卮爲先生壽而授簡徵詞于  
予謂予齒最後宜服勞于諸長者乃避席揚袂謁諸  
長者而進曰予讀史竊有慕于陳太丘王彥方之爲  
人也德惇行孚儀式于鄉邦庶幾乎尸祝家頌之而  
仲長公理之書所稱場圃築前菓園樹後溝池環匝  
竹木周布弋高鴻釣游鯉安神閨闈呼吸精和此凌  
霄漢出宇宙之至貴也夫士豈其以公卿顯哉被服  
詩書廸履仁義而資不逢世樹惇微信稱躬行長者  
而優游恬愉義足以自樂而無所羨于外詎非人所

希覲爲天之所獨與者耶天多與人以紛華侈盈而  
令聞雅好之享恒靳焉紆朱曳紫垂涎濡首于權塗  
要津逮耄昏未返皇皇焉畏讒避譏觸法抵禁是懼  
而多積厚藏持籌握筭朝夕且弗暇卽壽考亦桎梏  
耳而懸衣穿履帶索拾穗衣食于奔走又有鮒背兒  
齒而茹辛楚者今先生道積于躬德誼孚于鄉視太  
丘彥方奚讓焉顧弗得與于風興雲蒸漸羽咸登之  
會乃偃息丘樊無聲利寵辱之境無生殖程息竭廢  
蚤夜之勞而陂池竹石所以愉志怡神者超乎塵埜  
而冲然無所辛楚又何異于仲長公理之所稱者斯



不亦超世之洞觀上善之貞符也夫壽者受也受諸天而實有諸已之謂也彼桎梏其形而壽竭廢其心而壽雖壽猶弗壽也鳳亭先生之爲壽可以窮可以達可以約可以久可以葆真可以樂生可以全年是故可以詠歌可以觴可以文諸長者誠不以上尊嘉豆爲饗而致斯詞于祝餽惇史之後先生庶爲之加七箸哉諸長者皆曰子之言足以當先生先生之壽正未涯也俾書之于簡爲初度獻更爲他日徵也

毛百忍六十壽序

周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首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漢去周末遠猶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之科蓋以德誼取士士之抱璞懷珍廸履飭躬者卽文詞未必中程忝不得與敷華摘藻者爭尺寸而鄉舉里選則修耒耜之業負月旦之稱亦得以行能自表見夫選舉之法先于鄉鄉人好惡在春秋時且云未可據矣至以鄉人之善不善察其善者好不善者惡而信其賢也安得至公至明如大聖也者而辨之若夫廻勝毋之車擇處仁之里俗有淳漓習因之微惡則其所好而譽者所惡而毀者殊焉然則賓興選舉果所取者皆賢耶果賢者必不遺于所取耶而兎豈

駒谷蓋自昔詠之矣鄉先達先生古菴黃門者以忠立朝以道義檢身以禮樂矩矱教于家子孫守之至今存焉咸篤行好修彬彬世其業而百忍君最長又最賢讀先人遺書蚤歲爲博士諸生嘗二三上京兆試弗售會母病痿痺在床褥者十數年君乃手劑藥餌量糜肉候顏色以進晝夜不解衣帶侍榻前而徭役應酬門戶生產所以急公家承先業者幹蠱任勞又以一身當闕外家大人及諸伯叔兄弟盡安之而母之病亦用是起卒之享高年令終之祉母子相依凡所以承懽聚順者時時爲孺子慕君以間入城市

越信宿則母之寢食弗甘也庭幃之間雍雍秩秩睦族信友振困扶窮好行其德不侵爲然諾日出而手儒者編伊吾舉子業日昃而課耕織任臧獲服田力穡至炊浣米泉塩醢瓦木必當其所擘畫先人之學脉世業不至于過佚者君之力也此與周所教六行漢所設孝弟力田賢良方正科奚有一之弗備且至于予自弱齡受室與君爲肺腑親者幾三十載矣交愈深信愈篤愛敬愈不衰而君之鄉則工于攬挹讎隙構怨修郤所以齟齬君者嘗出于意想情理之外今且老而人始孚家邦漸達則又莫不交口傾意于

君曰毛君誠長者嗟嗟生斯世居斯鄉卽上之人修周漢之典鄉舉里選士也若毛君者能殉一鄉之好惡而達之朝乎否耶將爲鬼且駒谷之遺而其所自修自信者惟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上不辱先世下不貽所不安者于後人而已矣彼飾名斲聲登華躡膺者眎君奚足多焉毛君學而可爲才于國而屢試屢弗售行而久爲德于鄉而鄉人亡加譽意者有藏慶歟而天且祚君晚年福君後裔者有篤祐歟乙酉歲某月某日爲君甲子初周之度余適以予告得休沐于里諸族戚謀所以爲君祝者授簡徵詞君則以母

喪甫除疚思未平拒不納而當其期君之堂產瑞芝于棟斯奇祥明貺哉傳云德至于草木則芝生又云服食芝可以延年壽與天地無極夫毛君之德賁草木矣况于人乎夫毛君之壽通神明矣况于人之祝乎予不佞無窺于道而習于君者也嘗聞之養生家言無勞爾形達生家言逸我以老君老矣可以逸矣禮六十而曰耆指使盖用智不用力也自今以躋期頤皆逍遙游之日矣予何以爲祝哉惟祝君謝疇昔之勞契恬愉之旨收眎返聽母滑精搖神而歲歲加七箸焉

杭母楊孺人六十壽序

荆谿北里據震澤之上游百瀆衆水川分流滙而趨  
焉毓秀鍾靈弘正間有杭氏二先生爲名世聞人仕  
至方伯總憲云予起家去二先生之里最近而去二  
先生之時則稍遠也慕二先生不可見而及見方伯  
孫蓼湖君者敦厚誠懇猶有二先生之遺風焉而予  
之妻與楊君子性之妻兄弟也楊杭爲世姻婚皆稱  
閥閱家矣歲乙酉予從供奉請休沐還里楊君造語  
予曰杭君蓼湖之室娶于吾族而吾兒則委禽于杭  
之弱息也杭君捐館舍而孺人之賢有足稱述者今

春秋周花甲矣吾之妻不勝子女媿睦之思將修脯  
棗之禮進一觴焉度孺人當且謝不忍老婦笑然未  
亡人何敢觴則無以申吾綵繡而寬孺人之顏色擬  
藉手賢大夫之一言以祈無疆垂不朽也且孺人內  
行淳備懿節朗融卽更僕猝未及數其所生所歸當  
二姓殷盛時而孺人則首不重飾衣不曳地絕不爲  
侈汰狀布蔬纖嗇泊如也事姑以孝聞相夫子以恪  
慎聞而拮据綜理于閨以內以勤敏聞姻戚賓祭歲  
時伏臘罔不虔不敬馭臧獲嚴而恤逮米鹽絲枲經  
畫諸出入瑣冗罔不靜而理也歲必遣奠于父母之

藏蓋終身不忘哀慕焉自艱于舉子亟求良家子宜  
子者以薦寢甫生女遂躬撫育之逾于已出卽女亦  
不自知其非孺人出者蓼湖君永訣時謂孺人曰我  
不絕如綫之緒獨此弱息爲遺體耳異日者宜擇其  
所歸慎毋結納于勢家宦室爲也孺人受命惟謹乃  
于通顯者屢議屢却以吾業中落食貧甘寂之子而  
訂一語之盟以修先世舊好允哉體逝者之心亦不  
忘源源本本之念乎至其守先業立後嗣斤斤禮法  
黽勉門戶身先勞苦率作耒耜惟遇迭前人光是懼  
寧詎止蓼湖君雖亡猶存哉雖二先生在天之靈必

謂孺人庶幾乎可稱吾家婦矣此其凡耳夫宣嫩闡  
懿記實傳信太史氏之職也子橐筆佩囊于承明著  
作之廷久矧里黨中節淑若孺人者必不遺于采掇  
而吾夫婦徼惠于子之詞固知子之不終拒也不佞  
避席操觚而言曰婦行不出壺闔王化則始閨幃甚  
哉婦道母儀之繫于世風也孺人事姑有承懽之養  
焉相夫有交儆之誼焉置媵有小星之度焉居孀有  
栢舟之節焉操作以佐家有桓少君之風焉揚君所  
稱述者詳哉其言之矣而不佞之賢孺人則獨于其  
育女字女以爲有丈夫志而繫于世風不淺鮮也輓

近世形骸爾我伎害相軋一膜之外便成胡越諸生甫博一第或家厯厯贏千金則娶婦者爭奔走焉以金帛爲羔雉而嫁女者亦惟貨惟官蓋賈豎其子女敝也極矣此非戴鬚眉被服詩書稱丈夫者乎乃孺人之育其女也生不由胞愛同離裏豈形骸所能隔者至于議婚納采不徇通顯不遺故舊而見利慕勢人人溺于習而卒不爲移惑豈其素所習二先生之流芬遺韻而然乎彼稱丈夫者可以愧矣然則孺人之壽獨揚君私感而往祝之哉固不佞所深嘉而願爲之役者也故不敢以不斐辭若曰賢大夫之言將藉手以申綖繾而寬孺人之顏色則不佞不敢當

鄒母謝孺人六十壽序

夫溯善慶之源者必曰名裔崇盛美之基者必曰淑媛其所繫于世風家教也大矣詩云齊侯之女衛侯之妻語云賢者之後數世其昌明其所自出又要其所必致也成風庇其宗國叔姬能守魯禮季氏有婦孔子所稱孰非先正之漸陶內則之媿懿也哉茲言也予于鄒母謝孺人有感焉孺人生于謝歸于鄒鄒爲宋忠公之裔而謝則元龜巢先生出而表章之以垂于今者也兩家甲昆陵諸巨族氏有聞人迄明

與登制科躋膺仕者踵起趾相接也至安仁尹滄雲  
鄒君尤克世其家範礪清白質行淳慤爲紹聞祇通  
之孫子而孺人之佐之也攻辛茹淡拮据于烹菘盛  
湘纂組珮瑀之事事王舅憲副公姑惲恭人婉慧委  
順悉意于滌髓旨甘之具蒙泉公往丞合浦則謂孺  
人曰惟是筐筥錡釜誰其尸之將冢婦乎孺人代攝  
中饋者若而年家故食貧又歲侵業稍落操作春浣  
蚤夜興寢身先後其臧獲憲副公性嚴鮮所當乃孺  
人則如其指意至于裝產奩具以之讓彊族資娶姑  
無幾微違言恹色滄雲君專志于學不問家人生產

舉于鄉一再試于理務澡浴其身膏澤其民垂橐還  
里泊如也蓋出而爲良吏處而爲善士允哉無忤于  
前聞人謂有藉于孺人協相之力也非耶豈先正之  
高風矜節啟佑乎其後者歷世彌昌不獨嗣續賢也  
雖笄黛者流亦完善令儀弗至遏佚其光耶當忠公  
以直忤遠竄不獲保旦暮奚計夫奉蒸嘗于千百世  
而衍祚錫胤于來茲也哉夫深山大川蛟龍出焉源  
深而濬發者長也基厚而崇載者遠也此善慶盛美  
之所由鍾矣丈夫子二人太臨大晉席珍韞玉抱遺  
經以待舉孺人則以義方並訓勗之異日者聯翩振

擢于以圖不朽報孺人之罔極而行忠公之緒于無  
疆可持左券而徵也俾邦之士庶望而曰此前聞人  
之所貽也天之佑之人之仰而式焉者也卽叔姬季  
婦其何以加焉然則孺人之爲鄒氏重寧詎鮮哉龜  
巢先生所深願于鄒而托之于孺人者又寧詎有涯  
哉孺人者于鄒爲賢婦于謝則爲令女蓋名喬淑媛  
固世風家教之所繫也今年春秋六十高三月十八  
日爲初度之辰壻毛子中淳請予問所以爲壽者曰  
子之歸辭鉛槧之役久矣繫鄒母暨其二子則惟恐  
不得子之言也矧子伏闕被罪時有貽忠公集爲兆  
者寤寐古今殆非偶矣繫子之言則亦惟恐不登于  
鄒之堂也子其無以所它所考辭焉故爲之論著以  
介祝頌之觴并抒仰止之衷云孺人聞斯語將忻然  
進七箸而二子亦必不以予之言爲辱而弁髦之也



國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vertical column of characters and a large, dark, irregular mark or stamp.

